

关注暑期档——

“新质观众”呼唤新质电影

左 衡

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近尾声,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《奥德赛》等重量级影片持续拉动市场热度,围绕这个档期50余部主要作品的言说也一直热烈,无论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,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表达,引发人们对“什么是电影”的重新思考。

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,发现事物变迁发展的规律和本质,无疑是艰难的。但是,我们必须去思考、去判断,因为这关系到电影行业未来行进的路径。众人摸象不妨众说纷纭,庖丁解牛必须切中肯綮。思考的重点,应当放在观众的需求上。

如果说这个暑期档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,那可能就是“新质观众”呼唤新质电影。所谓新质观众,是指当前观众群体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,且这种新质正在不断积累。概括来说,呈现为如下几个特征。

新质观众,对长久以来居于优势地位的精英电影文化已经祛魅。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接受电影史形成的惯例,无论是声名显赫的电影创作者、成绩卓著的影星,还是曾经坚如磐石的类型、屡试不爽的套路,在今天都已不再是影片成功所必要的或充分的条件。好莱坞名导斯皮尔伯格《揭秘日》惨败,冯小刚《抓特务》遇冷,《小黄人与大怪兽》《玩具总动员5》难掀水花,都在此列。即便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观影热潮的西方先锋风格影片,如《后室》,在中国市场的回音也仅限于小众影迷。

新质观众,更愿意从自己当前的感受和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大众文艺

电影《功夫女足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变成无限循环的游戏叙事,《功夫女足》老调新唱并隆重致敬女性……

新质观众所呼唤的新质电影,不是一枝独秀的单个量变,而是万紫千红春满园的整体质变,是百啭千声随意移的和谐交响。当我们跻身新质观众中间,透过2026暑期档的电影景观,意识到新质电影正在并且必将到来,我们对“什么是电影”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必然是全新的,充满着更多可能与希望。

(作者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)

良好舆论生态也是良好创作生态

包 澜

近日,公安机关发布消息,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,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,大量网友拍手称快。

不少人追剧时,都会遇到这样奇怪的现象:新剧开播几分钟,一星差评准时打卡;某个角色尚未出场,演员演技不佳已被挂上热搜。以前只当是无理取闹或不良粉丝文化,如今公安机关公布案情,

经典创排的魅力与张力——歌剧《奥赛罗》观后

王纪宴

前不久,中央歌剧院新创歌剧《奥赛罗》与观众见面。这部歌剧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名作,整场演出显示出中央歌剧院在歌剧制作上的深厚积累与过硬实力,堪称中国艺术家对歌剧保留剧目的一次高水准呈现。

经典歌剧的每一次复排,人们的关注点首先会聚焦在舞台呈现和舞美风格上。这次,歌剧《奥赛罗》秉持写实主义创作理念,舞美尽量贴合剧情所处的年代和地域,甚至没有引入歌剧创作常见的象征手法。音乐阐释也持同样的理念,体现出对经典的尊重。

对于任何一部歌剧而言,演唱阵容、乐团演奏与指挥表现决定着演出的艺术水准。主角奥赛罗的两位饰演者男高音李奥和00后蒋立章,前者角色塑造更具沧桑感,后者

观众群体发生的质变使得他们在接受一部影片之前,先建立起了一道心理防线。能够“击穿”这道防线、成功抵达观众心灵深处的电影,各有神通

判断出发去接受电影。文娱价值与情绪价值,同时成为关键指标。大多数主创和出品方都在主动追求这两种价值,之所以只有少数作品成功,是因为在“创作者以为的”和“观众认可的”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偏差。《特立独行》《魔方小姐》的立意初衷都没有问题,业已力求出新,然而其提供的文娱价值不纯粹,情绪价值也难与大众形成共振,都止步于特定观众群。《功夫女足》《八仙!》的成功,正在于很好地平衡了这两种价值。《功夫女足》不仅呼唤出了老观众,还把年轻一代的新观众召唤出来,对他们而言,在电影院观看被影史标注为过时类型的香港无厘头喜剧,反倒成为新的体验。《八仙!》票房可喜,传统民间文化IP(知识产权)被改造为高度类型化的剧情片,调侃戏谑得过瘾,战天斗地得痛快。

新质观众,对艺术和审美方面的要求抱有高度宽容的心态。他们当然不拒绝,甚至

话剧《丝路连云》——

港通万里心相牵

方标军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余年来,一批聚焦地方实践、讲述开放故事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。话剧《丝路连云》就是一部聚焦江苏连云港陆海交汇枢纽、回溯港口建设发展史的舞台新作。它以一座东方大港数十年的时代变迁为线索,把国家对外开放的壮阔叙事,落脚于普通港口建设者、跨海归乡者的命运浮沉中,交出了一份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创作答卷。

主创团队秉持“大主题、小切口”的创作理念,始终将“人”作为叙事核心,把宏观战略叙事转化为鲜活的生活叙事。剧作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的建设运营为当代背景,剧中涉及的小麦过境、国际班列调度等情节,均源自港口真实的业务场景。依托这样的场景,生动诠释“一带一路”平等对话、双向赋能、互惠共享的实践内核。

更具匠心的是该剧的历史纵深感。作品以当代人物的寻根故事勾连过往,铺展30年前连云港西大堤围海筑堤的艰苦建设过程,以克制内敛的笔触,描摹老一辈建港人不计得失、甘于奉献的品格。“前人筑堤拓疆,后人筑港通途”的精神接力,赋予作品跨越时空的厚重感,也点明了当下港口的繁荣通达,是几代建设者接续奋斗、薪火相传的成果。

《丝路连云》串起三个家庭、四代



歌剧《奥赛罗》剧照。

资料图片

之外,以强烈的戏剧爆发力赋予角色更多立体感;郝菲在著名唱段“杨柳之歌”中如泣如诉的表演,让观众对角色的不幸给予更多同情。

英国诗人、评论家柯勒律治曾分析莎士比亚原著《奥赛罗》中的反派人物伊阿古,说其种种行为是出于“无动机的恶意”,文学的留白赋予角色以极大的阐释空间。然而,舞台艺术受制于时空的即时性,往



人的命运,构建起当代运营与早年筑堤双线并行的叙事体系。两条线索草蛇灰线、前后呼应:一件旧的物件、一句随口台词,便能牵出30年前的奋斗往事;一份执着坚守、一句朴素约定,又成为当代青年人生抉择的价值坐标。在剧情高潮处,双线交汇,积蓄已久的情感迸发出来,形成强烈的舞台冲击力。作品叙事节奏张弛有度,紧张的商务谈判与邻里温情、建设图景与亲子日常穿插排布,让观众自然沉浸其中。

本剧最动人之处,在于塑造了真实可信的四代港口建设者群像。文志

往必须更直接地剖白人心。因此在这部歌剧中,反派人物亚戈(即伊阿古)一手“导演”的悲剧,被视作源自他内心深处的嫉妒,那种认定自己遭受不公平对待而不择手段报复的阴暗之心。两位男中音声情并茂的表演,以逐渐强化的力度让观众感受到反派人物的内心变化。

指挥杨洋与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的倾情投入,再加上中央歌剧院剧场的出色声效,赋予歌剧《奥赛罗》强烈的音乐感染力。如黛丝苔蒙娜的“杨柳之歌”结束后,小提琴在高音区的弱奏,透出一一种极具美感的缥缈光泽,这也成为剧中人彼时心境的生动写照。但整体而言,《奥赛罗》还是有些美中不足。大幕开启之前设计了暴风雨的声效和影像,这种“非歌剧化”的处理手法,让乐团的演奏受到一定遮蔽和削弱。威尔第音乐对大自然的描摹,其实并不需要“添加”额外声效加以提升。全剧结束前,舞台上奥赛罗与黛丝苔蒙娜已无声息,而管弦乐的悲感和弦还在继续,此时大幕落下,一部分观众习惯性地鼓起了掌,这提前到来的掌声,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这部歌剧的完整呈现。

斌与关嘉璐的对手戏极具深意:前者是深耕码头大半辈子的行业老兵,积累了丰富的一线实操经验,秉持踏实勤勉的实干作风;后者是带着国际化视野返乡履职的青年管理者,推崇标准化、规范化的现代运营体系。二人从最初理念碰撞、做事不同,到后来相互理解、取长补短,既是新老建设者的精神接续,也是本土实践智慧与国际先进规则的兼容共生。

跨海归乡的关羊形象同样刻画入微。数十载远隔重洋的绵长牵挂、归来时近乡情怯的复杂心绪,都通过台词与表演层层递进地展现。她的归来,不仅是个体人生的归宿选择,更是游子心系家国、不同国家民众心意相通的生动缩影。

《丝路连云》将本土文化深度融入舞台表达,舞美、灯光与音乐协同发力,清晰搭建起跨越30年的时空框架。其中,钟楼符号的运用堪称点睛:悠远的钟声既是划分时空、串联剧情的听觉转场,更是镌刻这座城市集体记忆的重要标识,让城市奋斗精神有了具象可感的艺术载体。连云港山海地貌、港口巨轮、老城街巷、云雾茶等地方文化符号,也自然嵌入叙事脉络,让整部作品浸润着鲜明的本土气息。

上图的话剧《丝路连云》剧照。

资料图片

艺海观澜

最近,AI(人工智能)音乐版权领域迎来一次重要判决。德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(GEMA)起诉美国AI音乐公司Suno,称Suno未经许可可使用其曲库中的受保护作品训练模型,使用者可生成与部分知名作品高度相似的音乐。一审判决基本认定Suno相关行为侵犯版权。这个判决目前还不是终局,但它把AI音乐训练、模型存储和生成输出中的版权责任,清楚地摆到了公众面前。

看到胜诉消息的那一刻,我第一反应不是“AI音乐完了”。说实话,我并不希望AI音乐被“封杀”。我自己就在做音乐工具,也相信AI会成为音乐学习、作曲分析、资料整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层基础设施。很多以前要翻书、翻数据库、反复查链接的工作,交给AI,可以节省大量时间。

但是,用AI做资料整理、作品分析、风格比较,和直接拿AI生成结果、进行商业发布,是两件事。把AI当作辅助工具,和把AI当作绕开授权、压低成本的替代来源,也不是一回事。

AI可以变强,却不能假装自己是从真空中长出来的。如果一个模型能生成和现有歌曲在旋律、和声、节奏上高度接近的内容,那它之前到底“听”过什么?这些音乐是谁写的?谁录的?谁授权的?谁拿到了报酬?过去,很多争论会被一句话糊弄过去:“我们是在学习,不是在复制。”这次判决却回到问题的原点:人类的作品不是免费燃料。

音乐不是一堆无主数据。一个动机的走向、一个和声的处理、一个音色的选择,背后都有人的经验、判断和劳动。作曲者花费心血写出的旋律,演奏者用身体训练出的声音,录音制作团队一点点打磨出的版本,不应该在进入模型之后就变成了可供随意取用的资源。

这次判决没有简单说AI不能写歌,也没有把技术进步妖魔化。它真正提出的是:训练阶段是不是法律真空?模型输出如果能够复现受保护作品的关键特征,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?商业模型如果从既有音乐作品中获得创作能力,原创作者该不该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?这是AI音乐行业迟早要回答的问题,也是AI音乐从新奇工具走向产业应用时,必须补上的一课。

如果AI音乐的能力来自人类音乐历史,那么它不能只继承作品的养分,却不承认作品背后的人。如果未来所有音乐都被拿去训练,而训练出来的产品反过来低价替代音乐人,最先受伤的未必是大公司,而是那些刚开始写作、刚开始演出、还没有议价能力的年轻创作者。他们的作品最容易被吸收,也最难被看见。

一个成熟的AI音乐生态,不能建立在“先免费抓取再说”的基础上。它需要更清晰的训练数据来源,更透明的授权机制,更合理的收益分配,需要让创作者知道他的作品被如何使用,产生了什么价值。

这对音乐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过去我们学作曲,更多关心和声、曲式、配器、风格、结构,现在还要学会保存自己的版本记录、演出记录、授权邮件和工程文件。AI时代的作品边界会越来越复杂。只学会使用工具,而不理解工具背后的法律和伦理风险的话,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让渡出去。

技术当然要往前走,只是它最好带着出处,带着授权,也带着对人的尊重往前走。音乐可以被计算,可以被生成,可以被重新组织,但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,仍然因为它来自人的经验、人的情感、人的判断和人的劳动。无论AI走得有多快,这一点都不该被静音。

胡一轩

最近,AI(人工智能)音乐版权领域迎来一次重要判决。德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(GEMA)起诉美国AI音乐公司Suno,称Suno未经许可可使用其曲库中的受保护作品训练模型,使用者可生成与部分知名作品高度相似的音乐。一审判决基本认定Suno相关行为侵犯版权。这个判决目前还不是终局,但它把AI音乐训练、模型存储和生成输出中的版权责任,清楚地摆到了公众面前。

看到胜诉消息的那一刻,我第一反应不是“AI音乐完了”。说实话,我并不希望AI音乐被“封杀”。我自己就在做音乐工具,也相信AI会成为音乐学习、作曲分析、资料整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层基础设施。很多以前要翻书、翻数据库、反复查链接的工作,交给AI,可以节省大量时间。

但是,用AI做资料整理、作品分析、风格比较,和直接拿AI生成结果、进行商业发布,是两件事。把AI当作辅助工具,和把AI当作绕开授权、压低成本的替代来源,也不是一回事。

AI可以变强,却不能假装自己是从真空中长出来的。如果一个模型能生成和现有歌曲在旋律、和声、节奏上高度接近的内容,那它之前到底“听”过什么?这些音乐是谁写的?谁录的?谁授权的?谁拿到了报酬?过去,很多争论会被一句话糊弄过去:“我们是在学习,不是在复制。”这次判决却回到问题的原点:人类的作品不是免费燃料。

音乐不是一堆无主数据。一个动机的走向、一个和声的处理、一个音色的选择,背后都有人的经验、判断和劳动。作曲者花费心血写出的旋律,演奏者用身体训练出的声音,录音制作团队一点点打磨出的版本,不应该在进入模型之后就变成了可供随意取用的资源。

这次判决没有简单说AI不能写歌,也没有把技术进步妖魔化。它真正提出的是:训练阶段是不是法律真空?模型输出如果能够复现受保护作品的关键特征,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?商业模型如果从既有音乐作品中获得创作能力,原创作者该不该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?这是AI音乐行业迟早要回答的问题,也是AI音乐从新奇工具走向产业应用时,必须补上的一课。

如果AI音乐的能力来自人类音乐历史,那么它不能只继承作品的养分,却不承认作品背后的人。如果未来所有音乐都被拿去训练,而训练出来的产品反过来低价替代音乐人,最先受伤的未必是大公司,而是那些刚开始写作、刚开始演出、还没有议价能力的年轻创作者。他们的作品最容易被吸收,也最难被看见。

一个成熟的AI音乐生态,不能建立在“先免费抓取再说”的基础上。它需要更清晰的训练数据来源,更透明的授权机制,更合理的收益分配,需要让创作者知道他的作品被如何使用,产生了什么价值。

这对音乐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过去我们学作曲,更多关心和声、曲式、配器、风格、结构,现在还要学会保存自己的版本记录、演出记录、授权邮件和工程文件。AI时代的作品边界会越来越复杂。只学会使用工具,而不理解工具背后的法律和伦理风险的话,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让渡出去。

技术当然要往前走,只是它最好带着出处,带着授权,也带着对人的尊重往前走。音乐可以被计算,可以被生成,可以被重新组织,但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,仍然因为它来自人的经验、人的情感、人的判断和人的劳动。无论AI走得有多快,这一点都不该被静音。

文艺评论

不同的回家 共同的愿望

电影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看得我很感动。主角徐福为还债养家,来到异乡谋生,被迫遭遇战争。这种旁观视角,让他看到了中东的各个侧面,看到了战争的本质:这是一套一旦开启便难以挣脱的罪恶系统,无辜的人被卷入其中。

面对战争,徐福没有超级英雄式的拯救力量,只能做厨师能做的事。“好好吃饭”背后是中国人独特的视角。千百年来,以和为贵、慎战止戈的理念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。近代遭受侵略、饱经战火蹂躏的历史,更让中国人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切身体悟。我们的底色中,有面对苦难仍坚韧向前的勇气,也有对和平朴素而又深切的向往。“好好吃饭”,打断了报复与仇恨的循环往复。20年后,当徐福再度来到龙餐馆的后厨,灶台前的塞夫无疑是这种理念的最好呈现——一个原本可能早早葬送的生命,成了认真生活、独当一面的主人。

身在战火中的徐福渴望回家,同期上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胡妍妍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映的《奥德赛》讲述的也是战争与回家的故事。影片主角、国王奥德修斯的返乡,是见证规则崩塌的旅程。当木马这一祈求和平的礼物成了屠城的工具,伊萨卡宫殿的客人,也可以无所顾忌逼迫王后改嫁。规则不再被遵守,所有人都成了“海上的野蛮人”。战争暴力一路跟随着他,他最后只能自我流放,把文明重建的可能留给孩子。

两部电影分别发生在21世纪初的中东与3000年前的神话世界,却共同触发今天的人们关于战争的思考。当下,世界上的硝烟仍在弥漫,能够保有一日三餐,让孩子健康成长,这些看起来最普通的愿望,承载着沉甸甸的现实分量。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和《奥德赛》用不同的掌声,表达共同的愿望——结束战争,恢复美好有序的生活。

(北京市海淀区 王 昕)

看台人语